

- 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難為正邪定分界？

自去年十月爆發了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武裝衝突之後，不時有人提出「難為正邪定分界」這句說話，哈馬斯發動恐怖襲擊，又將軍事人員、軍事設施、平民混在一起來作為掩護和製造烈士，這固然需要譴責；而以色列明知這樣也要繼續攻擊，造成大量平民傷亡，難怪最近歐美超過800名在職官員發表聯合聲明，警告所屬國家的政府可能會淪為人道災難的同謀。

在某次筆者主講的講座中，我嘗試從基督教的角度去回答這個問題：「也許，問題並不在於誰屬於正、誰屬於邪，在上帝眼中，所有人都是邪惡的，以色列、哈馬斯都是一丘之貉，沒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！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，人世間的所謂正義，莫非一件破爛的衣服。關鍵是那個人或者那個群體邪惡的程度去到什麼地步？性質又是什麼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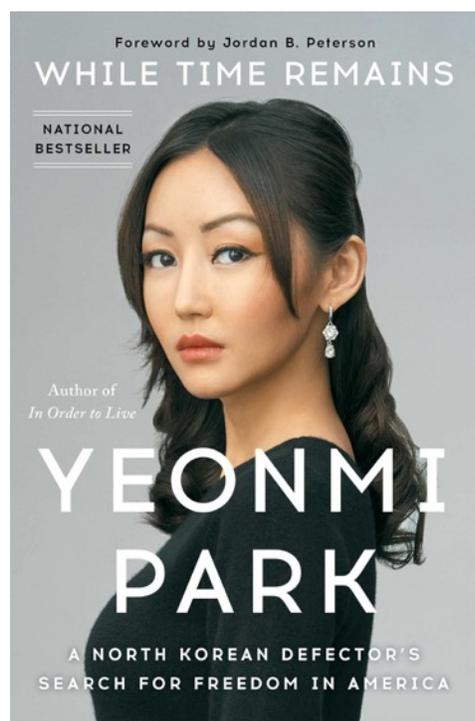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當我們跳出了這非黑即白的桎梏之後，卻可能會跌入其它思想陷阱：各打五十大板的道德對等（Moral equivalence），跟着在道德天秤上重新分配重量，最後完全顛倒是非！筆者曾經見過以下的論述：二戰時羅斯福總統不是下令拘禁美裔日本人嗎？杜魯門總統不是下令在廣島、長崎投下原子彈，殺死了十幾萬平民嗎？那麼，美國和法西斯別無二致！日本的軍國主義、殖民主義始於1894年甲午戰爭，歐美國家的殖民主義開始得更

早，相對來說，西方國家更加邪惡！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，目的是驅逐西方在東南亞的殖民勢力，發展大東亞共榮圈。不過，「難為正邪定分界」的質疑並不一定會循着道德對等、比重傾斜、顛倒黑白的軌跡發展，以上只是一個例子而矣。

連續綫？

除了正邪之外，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難以定下清楚的界線，舉例說，在心理學裏面，「正常」與「變態」並不是兩個截然劃分的類別，而是一條連續綫（Continuum），這條綫的一端是「正常」，另一端是「變態」，但沒有人完全沒有任何心理缺陷或者情緒問題，有時候天才的行為好像是瘋子，因此，每個人都處身於這條綫上的一點。然而，即使沒有絕對的分界綫，在實際行動上我們仍然將人分類，有些人的精神狀態極不穩定，無法正常生活，甚至對他人構成危險，那麼他們便需要住在精神病院。我們不能因為「難為正常、變態定分界」而不去分辨，更加不能荒唐到為變態的人格和行為辯護，甚至美化、歌頌。

在這篇短文裏面，我暫且擱下以巴衝突的問題，將焦點放在美國。在國際舞台上，美國被敵人指控為霸權主義、單邊主義、種族主義……，國內左派和他們幾乎一鼻孔出氣。他們說得對！無論在國際舞台或者是國內，美國都做過很多不公義、邪惡的事情，但我並不是追求烏托邦，關鍵是：這一個邪惡的社會有沒有承認其錯誤？有沒有渠道去制衡、補救其不公義？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是否受到保障？



最美的脫北者

最近筆者閱讀了「最美的脫北者」朴妍美撰寫的書，書名是《趁著還有時間：一個北韓女孩在美國尋找自由》，朴妍美在北韓出生，因為不想捱飢抵餓，她在八歲時和母親一起偷渡到中國。蛇頭將她們當作性奴隸販賣，過了鴨綠江之後，她的母親馬上被強姦，隨後她自己亦遭受同樣的厄運。幸好，後來在宣教士協助下，她經蒙古戈壁沙漠逃亡到南韓，最後輾轉來到美國。

朴妍美的頭腦十分清醒，她意識到美國也有許多問題，例如美國朝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對應措施是一塌糊塗，此外，美國企業為了商業利益，甘願和侵犯人權的國家合作。但最為她所詬病的，是美國已經被左派思潮深深地籠罩着，她千辛萬苦投奔自由，

但到頭來彷彿重新回到自己正想擺脫的箝制。她剛剛進入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，教授批判 18至19世紀英國作家珍·奧斯汀（Jane Austen）散播資產階級思想，鼓勵白人文化、種族主義。

有一次她和兒子在街上被兩名黑人搶劫，她和搶匪糾纏，但途人不單止袖手旁觀，有些甚至罵她是種族主義者。朴妍美慨嘆這是「醒覺」（woke）過火的結果，人們並不會以事論事，而是用種族和膚色作出先入為主的判斷。對我來說，這事件毫不意外，某些意識形態首先用「道德對等」的策略為自己洗白，從而突顯對方的不是，到最後，是非可以完全顛倒！

廉價和安全的正義？

她感到意外，許多美國人並不了解在北韓和其他專政國家正在發生什麼事，朴妍美認為雖然美國和西方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制度並不完美，但是仍然優勝過專政制度千萬倍。她感到奇怪，為什麼很多人好像是要將之推翻而後快？

朴妍美指出：今天若果你聽到反美、反西方的言論，說美國是世界動亂的禍根，這可能是出自伊朗、北韓，或者是美國人自己的口中！在北韓，人們被洗腦或者被迫喊出反美口號，如果你不配合政府，你可能會招致牢獄之災。在美國，人們說出這樣的話，是因為感到「有趣」。朴妍美並沒有清楚解釋「有趣」是什麼意思，就筆者的經驗和觀察來說，反美、反西方、反資本主義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可以在毫無代價之下戴上爭取正義的光環，他們不會有生命危險，不會失去人身自由，這是一種廉價、安全的正義。

身在福中不知福？

她承認自己在美國享受慣了，也會有得寸進尺的傾向。有一次她在酒店下榻的時候，覺得枕頭令她很不舒服，於是她乘坐電梯，準備到櫃檯投訴。突然之間她想到，現在自己的生活跟朝鮮和中國的相比，實在是天壤之別，那為什麼還要為小小事而發牢騷呢？結果她打消念頭，沒有向酒店投訴。以上一段小故事表現了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心理。沒有經歷過恐怖主義、神權統治、專政的人，根本無法理解什麼是邪惡。沒有經歷過三餐不繼的日子，五星級酒店的枕頭不夠柔軟便令人難以忍受。

2010年，著名政治學家艾倫·沃爾夫（Alan Wolfe）曾經在亞桑拿州立大學演講時說出這番語重心長的話：「當我年輕的時候，我也很憤怒，我抗議越南戰爭，反對約翰遜總統。不過，自己漸老時，我便問自己：為什麼我這麼生氣呢？這個國家尊重人權，有著悠久的自由民主傳統，我不是生活在希特勒的德國或斯大林的蘇聯，美國的情況並不是那麼糟。」沃爾夫到晚年時才有這種覺醒，但許多人一生都是在夢中。

難為正邪定分界，在理論上，正邪也是一條連續線，所有政體都處於這條線的不同點上，每個國家都有侵略他國、壓迫自己人民的陰暗面。統計學家喬治·博斯（George Box）說過以下兩句名言：「所有模式都是錯的，但有些模式是有用的。」套用博斯的話，所有國家都是邪惡的，但有些尚且可以居住。

2024年2月3日

原載於澳洲《同路人》雜誌

[更多資訊](#)